

亦舒·我
一生的珍爱
2010

亦舒

亦舒·我
一生的珍爱

吃南瓜 的人

亦舒
著

中國婦女出版社

就在这个时候，他在一株红杜鹃的红花下转过身来，
果真是他，他看着足球跑走。

同时，也朋友伴着她。

那年轻的女子也回过头来，

球鞋滑溜地弹开，出了一圈汗。

她看到年轻的自己，脸比较圆。

眼角飞迸出来。

结实的塞。

吃南瓜的人

本书简体字版经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图字：01-2010-040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吃南瓜的人 /（加）亦舒著.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
2010.3

ISBN 978 - 7 - 80203 - 956 - 8

I. ①吃… II. ①亦… III. ①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2108 号

吃南瓜的人

著 者：亦 舒

从书策划：钱 丽

责任编辑：贾秀娟 钱 丽

绘 图：郭彭子

装帧设计：荀冠虹

出 版：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100010

电 话：（010）65133160（发行部） 65133161（邮购）

网 址：www.womenbooks.com.cn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35 × 210 1/32

印 张：7.125

字 数：90 千字

版 次：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ISBN 978 - 7 - 80203 - 956 - 8

定 价：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请与发行部联系）





结球一向有早睡的习惯，她不能熬夜，一到午夜，金星乱冒，非躺下来不可。

那天，她记得很清楚，是九月二十七号，初秋，天气很好，大暑已过，是憩睡的好日子。

她十点多就寝，熄灯之前，还扬声同在邻房做客的思讯说：“明天还要上学，早点睡。”

思讯是她男朋友王庇德的女儿，十二岁。因父母离异，她觉得有特权可以扮问题儿童，成日板着脸，四处诉苦。

这几天她暂住结球家，因为庇德飞往英国开会，怕她寂寞，托结球照顾。

或许，思讯的确有权诉苦，生母另外嫁人，又有两个孩子，不大会她，住同一城市，一个月也见不到一次。



小.舒.....

我一生的珍爱

就这样，重任有时落到结球身上。

结球隐约听见思讯在厨房找东西吃。

然后，她睡熟了。

不知隔了多久，电话铃尖声响起来。

结球睁开眼睛，呻吟。

她拿起听筒：“谁？”

“结球，我是周令群，开电视看十六台。”

“什么？”

令群的声音焦急得有点歇斯底里：“十六台，快，看十六台。”

结球清醒了，她跳下床打开电视机。

新闻台上打着红色“突发新闻”字样，记者这样报告：“协和式飞机第一次坠毁，飞机上一百一十八名乘客及工作人员全部丧生……”

结球一时间还未能将事情联系起来。

她呆呆地看着屏幕。

“当时飞机正由伦敦飞往纽约途中……”

“结球，结球。”令群在电话中叫她。

“是，我在这里。”

“结球，王庇德在那架飞机上。”

“不，”结球像做梦一样，“庇德在伦敦。”

“纽约总公司有急事，老板叫他去一趟，因他距离最近。是我帮他订的协和机票，我记得航班号码。”

结球张大了嘴。

“结球，我现在就回公司查清楚真相，你与我在办公室会合。” •

结球不再说话，放下听筒。

抬起头，看到王思讯站在门口。

那小女孩皱着眉头，非常不耐烦的样子：“什么事，半夜三更，开大电视。这么吵，早知不在这里睡。”

结球怎么会同她计较，立刻梳洗出门。

思讯问：“你到什么地方去？”

结球说：“你自己换衣服上学。”

她给她零用钱及钥匙。

结球匆匆出门。

天蒙蒙亮，结球忽然觉得冷得彻骨，她两排牙齿竟嗒嗒碰撞。

她叫了部车子往公司驶去，一路上握紧双手。

她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不知怎的，她脑袋不接受这是事实。

好像灵魂出窍，向不知名的荒野奔去。

半晌听见司机同她说：“到了。”

她付了车钱，往办公大楼走去。

有同事迎上来：“结球，这边，周小姐叫我来等你。”

呵，周令群都设想到了，真不愧是人事部主管。

结球觉得晕头转向，脚步也不大听话，幸亏有同事带她上楼，平时走惯的走廊今日有点像迷宫。

周令群一见她便走近：“结球，这里坐。”招呼她到私人办公



6.83.....
我一生的珍爱

室，叫人斟热茶给她。

案头私人电脑屏幕上正播放详尽的飞机失事消息：“飞机起飞不久便着火燃烧，成为一团火球，有路人拍得骇人片段……”

只见那架不幸的飞机拖着烈火浓烟挣扎地飞行。

接着，便看见一大堆冒烟的灰烬，焦炭似残骸难以辨认。

周令群说：“我们已派人通知他前妻。”

热茶杯有点烫手，但是结球已不懂放下茶杯。

“真可惜，”周令群声音中的哀悼是真实的，“那么年轻，真是公司的损失。”她吸一吸鼻子。

结球仍似不大明白，她轻轻问：“他不再回来了？”

怔怔地看着上司兼好友。

“结球，人生多意外，希望你振作。王庇德有父母兄弟，有妻有女，他家人自然会按章办事。他因公出事，公司一定会作出妥善安排。结球，你明白吗？没有你的事。”

结球看着令群：“不关我事？”

周令群握住她的手，恳切地说：“你想想，你是他什么人？”

平时聪敏的结球被令群一言提醒。

真的，她是王庇德什么人？

毫无名分，这下子没有资格哭丧着脸扮孤孀。

“结球，你千万不要出面，越低调越好，你照常上班，你不提，没人会问你。”

结球张大了嘴，又合拢。

周令群忽然紧张起来：“你有话要说？”

结球轻轻说：“我失去他了。”

周令群吁出一口气，铁石心肠地道出事实：“会过去的。”

结球用手掩住面孔，这时，才发觉胸口被人揪住似的，低头一看，又不见什么不对，但感觉心房像穿了一个大洞，生生世世不能弥补。

“我们还能帮你什么？”

“呵，他的女儿在我家里。”

令群讶异：“谁？”

“十二岁的王思讯。”

令群急说：“快送她回家，这孩子不关你事。”

“她刚失去父亲。”

“轮不到你与她抱头痛哭，她生母仍在，祖父祖母、外公外婆一大堆人，怎么会在你家住？”

结球答：“她父亲托我照顾她几天。”

“她现时在什么地方？”

“学校里。”

“把校名及班次告诉我，我差阿清去通知校长，由她母亲接她回家。”

“她母亲另外有子女。”

“林结球，那是人家的事，你要我说几次才明白？”

“令群，为什么让我撇清？”

周令群压低声音，凝视结球：“我态度太冷酷，建议太不近



人情，可是令你失望？我年纪比你大，生活经验比你丰富，我给你你的忠告，听不听由你。”

结球不出声。

“我、你、庇德三个人是同事，我与他同一日进这家公司。十年共事，我太了解他。你是小师妹，两年前踏进大门时他就看中你，交到我门下叫我提拔你，我对你们的事也很清楚。”

结球忽然流泪。

“你心底下知道我说的都是忠言，你知道我不会害你。王庇德绝对是个好人，但他的感情债是一笔烂账，你不该牺牲，你不该牵涉在里头。”

周令群字字珠玑。

“回去你房里静一静，听首音乐，这个时候叫你用理智控制言行是不切实际的事，但是至少不要冲动。”

结球握紧周令群的手。

回到自己房间，看到时钟，才早上八点半。

奇怪，一个世纪仿佛已经过去，但是实际上一日还未开始。

同事们纷纷上班，听到噩耗，都叹息哀伤，窃窃私议。

他们见林结球照常办公，不禁诧异，都传说她与王庇德是一对情侣，关系亲密，不过他俩低调隐蔽，谁也没亲眼见过两个人有亲密举止——会不会是谣言呢？

结球非常软弱，但是麻木的表情在旁人看来，同镇静没有什么分别。

男友意外辞世，她却为着自己的前途佯装他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现代人非要这样冷酷严密地保护自己吗？

这两年来，亲友均反对她同王庇德在一起。

“结球，你还年轻，何必一早锁定一个人。”

“结球，王又烟又酒又赌，每年缴薪俸税都得往银行举债，前妻、女友一大堆，还拖着个女儿，一无是处。”

“他比你大十二岁，过一阵子，你正当盛年，他已经退休。”

“这人年薪一早过百万，但一点节蓄也无，连租的公寓都是公司帮他津贴，百分百是个享乐主义者，结球，他不是好对象。”

“张志威、陆福和、萧慕文他们，条件都比较好。”

“结球，袁健忠一表人才，人家又喜欢你。”

“陈基侠是电脑工程师，追你也不止一朝一夕了。”

结球用手托着头。

都是金玉良言。

可是，与王在一起，她觉得快乐。

结球落下泪来，是他教会她一切：开会怎样应对，见客用什么态度，是非缠身又如何自救。三番两次，内部斗争时，他指点她脱身，教她作出适当的取舍。

结球伏在办公桌上，所有回忆一下子涌上来，挤在悲怆狭小的通道里，叫她呛咳。

他这样同她说：“结球，你为何流泪？在办公室里，流血不流泪，



人头滚在地上是等闲事，以后，永远不要叫我看见你在公众场所啼哭。”

结球是个好学生。

他又告诉她：“有一个英国人，背上中箭，还若无其事。另一个英国人揶揄地问他：‘痛吗？’他轻描淡写答：‘只有在我笑的时候。’结球，这是我们都需要学习的地方。你不呼痛，旁人犹疑，也就不敢即时落井下石，你也就获得喘息机会。”

之后，结球在人前从不抹泪。

今日也不例外。

他带她跳舞，陪她看欧洲电影，欣赏爵士乐，到欧洲旅行。他选择酿酒出名的罗华谷，踏遍美术馆，向结球说：“我爱你，是因为你有一张拉斐尔前派画家笔下的面孔。”

在美国，他引诱她坐最新最可怕的过山车：“这一辆，冲力是四点五 G，亦即是说，同航空母舰上喷射机起飞时力道相若。”

结球被速度吓得目瞪口呆，连惊呼的力气都没有。到站的时候，她双腿发软，不能直立，需要他搀扶，太刺激了。

今日，过山车像脱了轨，出事，被离心力抛脱，车毁人亡。

有人敲门，进来的是周令群。

她捧进一大杯黑咖啡。

“公司已通知全体有关人士，同时，答允随时协助。”

结球轻轻问：“王思讯呢？”

“已从学校带到她母亲那里。”

结球低下头：“她与她母亲不和。”

“是吗？”令群答，“我也是。”

“令群，我想出面——”

令群冷冷问：“做什么？胸前挂‘情人’二字，呼天抢地去主持大局？以后半辈子，你脸上就刻着‘王氏旧爱’四个字。”

“我不在乎。”

“相信我，你会的。不是现在，而是三两年后都没人来约会你，当你是月下货的时候。”

结球知道这都是真的。

现实多残酷，什么社会风气开放？人们嘴里说的是一回事，心里想的又是另外一回事。

像黄锦屏离了婚五年，工余学语文打发时间，大家觉得她几乎连拉丁文都学会了，仍然没有再碰到适合的人。

当然也有例外，张志阁因是地产大亨的女儿，至今照样有追求者。

令群轻轻说：“我同你，只有自己罢了，没有靠山，再不自爱，死路一条。”

说着，像铁人一般的周令群忽然哽咽。

结球哑声说：“我想回家睡一觉。”

“还有三个钟头下班。”

她出去了。

这时，推广部职员拨电话过来：“林小姐，这件事你最了解，可否向同事们解释几句？”语气像是带些试探性。

结球答：“请他们过来。”



她把令群给她的黑咖啡灌到肚子里。

同事们来了，觉得林结球与平时并无异样：象牙白面孔，浓卷发结在脑后，衣着素净。

他们放心地提出疑问。

结球言无不尽，尽量解答。王同她说过：“结球，大将之风是不隐瞒什么，任由抄袭，抄人的始终是抄人。”

大群同事陪伴，几个小时一晃过去。

散了会，结球头晕，脚步踉跄，扶住椅背，这的确是她最难熬的一天。

她没有收拾桌面便回家去。

走进屋内，她喊了一声“可到家了”，倒在床上。

奇怪，忍足一日的眼泪反而干涸，流不出来，她感激周令群硬把她留在办公室里。

结球累极入睡。

梦中在闹市里，好像是下班时分，下雨，泥泞，人群肩擦肩，伞碰伞，一片慌张。

结球已经淋湿。她找人，一个个问：“是庇德吗？”看到相似的身影，探头过去，人家转过身来，有些微笑，有些不耐烦，但不是他。

她的确已经失去了他。

惊醒，结球把身子缩成一团，不住颤抖。

她不但失去恋人，也失去了良师益交。

她紧紧闭着酸涩的双眼，忽然听见大门外有开锁声。

她跳起床。

“你回来了。”

她奔到大门前，凝视门锁。

门钮缓缓转动，推开一条缝。

结球握紧拳头，是你吗？你有话要说吗？我不怕，你尽管现身出来。

可是进门来的，是一个矮小的身影。

“谁？”

那人轻轻答：“思讯。”

结球一怔：“你深夜来干什么？”

她嗫嚅答：“我有你门钥匙。”

“你不是已经回到生母家去了吗？”

结球开亮了灯，看见思讯还穿着皱皱的校服，拎着书包。

“怎么搞的，吃饭、洗澡没有？”

思讯哭了。

“快，先换下校服，梳洗过再说。”

思讯听话地点头。

“你深夜跑出来，家人知道吗？”

“他们安排我睡在客厅里，没人同我说话，没有饭吃，都装看不见我。”

思讯痛哭。

洗完澡，她吃了结球给她做的面，累极而睡。



在结球这里，她睡客房，是位上宾。

结球看着她小小身躯，气馁。能把这小女孩赶走吗？当然不。有时，人的肩膀不得不承受一些责任及重量。

她叹口气，双眼又酸又痛，一直没有再睡。

第二天一早，她同思讯说：“我送你去学校。”

“不，不。”

“有老师、同学陪着你，时间容易过。”

结球取出洗净熨好的校服，思讯又哭起来。

本来，她一直仇视结球，时时故意捣蛋，今日明白，父亲的女友对她非常慷慨。

在途中，思讯告诉结球：“我想回自己家去。”

“你一个人怎么办？再说，公司不久会收回房子。”

十二岁的小孩张大了嘴，无限惊怖。

结球试探问：“跟生母不好吗？”

“不，不。”

“所有误会可藉此消解。”

“你不明白，她一早已经不要我，她家里有男人，有那男人的子女——”

说到一半，那早熟的女孩忽然闭上嘴巴，大概知道哀求哭告都没有用，她惟一可做的，不过是接受命运安排。

到了学校，结球先把思讯送进教室，然后与校长谈了几句。

校长相当了解：“继续上课是个好办法，不过，你是王思讯什

么人？”

结球只得说：“我是她父亲的同事。”

她轻轻放下名片。

结球忘记好友叮嘱，踩进浑水里。

校长讶异：“你们不是亲属？”

“不，我们一点血缘也没有。”

校长微笑：“真是热心人。”

结球离去之前，同思讯说：“今日，我来接你放学。”

然后，她去上班。

周令群迎上来，看她一眼，这样说：“现在，我总算明白，什么叫做面如死灰。”

结球答：“谢谢你。”

“你迟到。”

“我送王思讯上学。”

令群意外：“那女孩不是已经回生母家？”

结球坐下来，不出声。

令群明白她心理：“你可是要抓住一些什么来镇痛？”

结球抬起头来：“我同情她。”

令群说：“王的前妻不愿出发到现场办手续，我们只得派一名同事去领回遗物。”

“让我去。”

“你不适合。”



“让我陪王思讯去，来回三天，了结这件事。”

“我已经请邝畅芳代办。”

“法律不外乎人情，你若真的不批，我辞职自己去。”

令群诧异：“你这牛脾气，我与王庇德尽了九牛二虎之力都扭不过来。”

“这话也是你俩说的：结球天生有正义感。”

“公司明早会宣布我坐他的位置，以后我就是东亚区副总了。”

“恭喜你。”

“速去速回，结球，我要升你职，利用你那有时多余的正义感。”

结球这才松了口气，看着她走出去。

心酸，鼻更酸。

同事袁跃飞敲敲门走进来：“好消息，周小姐升职。”

结球点点头。

“我同你都跟对了师傅，真好运气。”

结球不出声。

“结球，周总派我同你去伦敦，说帮得了多少做多少，若没我的事呢，就到苏豪看脱衣舞。”

结球实在忍不住，嗤一声。

周令群神机妙算，结球从未见过比她更聪敏的人，她一早算定结球非要去伦敦不可，已经替她找到帮手。

小袁轻轻在一旁说：“人死不能复生，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

结球抬起头：“你懂得什么？本是加国土生儿，为了找生活，这两